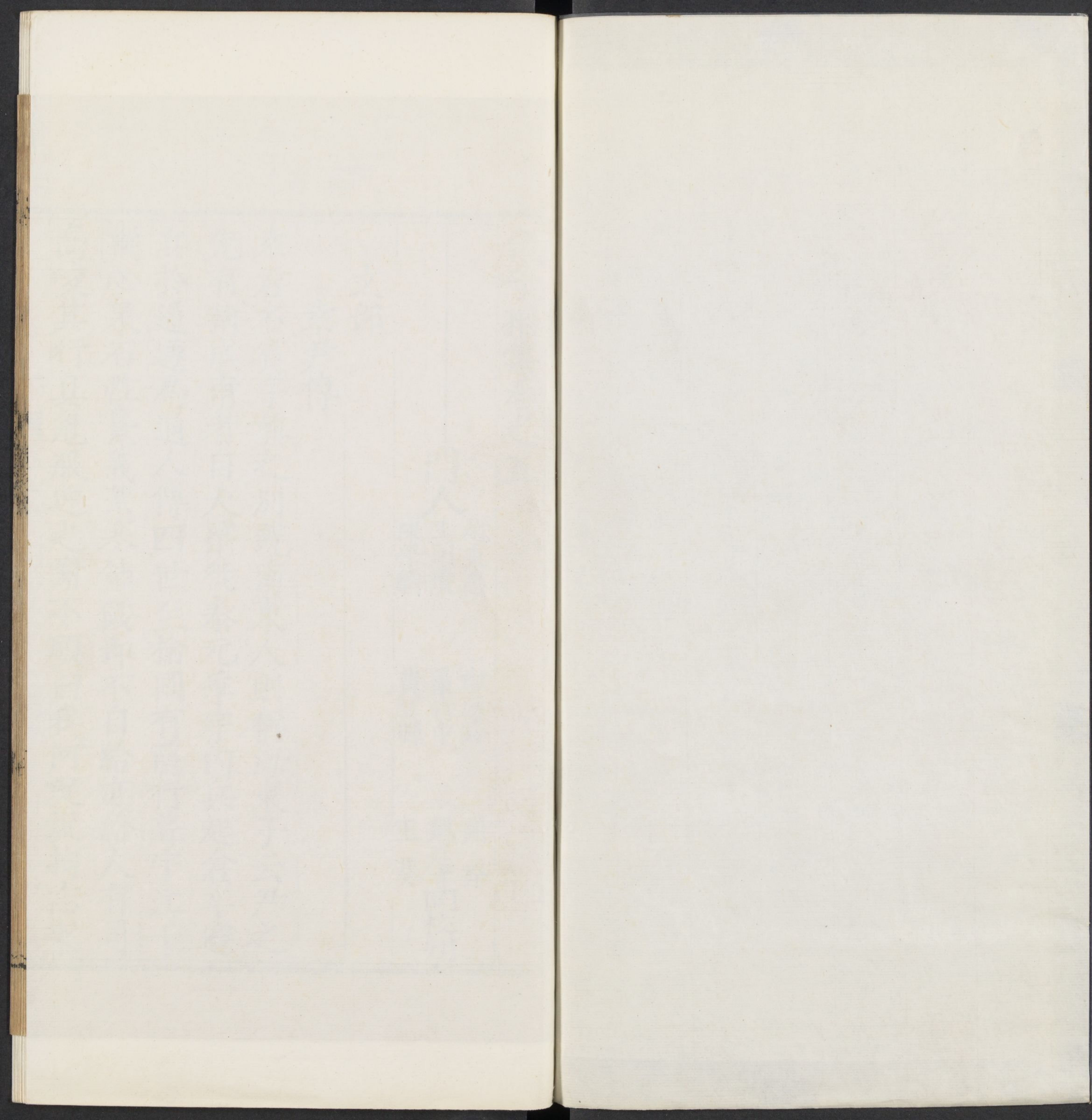


T5417/3971

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5 1939

宗子相集卷之五

門人

趙秉忠
王同讚
陳學麟

鄭應齡
蕭時中
黃其暉

謝璿
魏廷言
王葵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文部

袁尹傳

袁君名賓字興之別號海東人則稱海東子云尹之
先有稱成甫者自大梁徙泰元季宇內兵起倉卒避
兵於通遂為通人傳四世至掄同有隱行葺宇江干
縱心泉石性熹義絮寒舖餒即不自給亦給人有司
高峻其行具冠服迎之謝不願曰我何姦姦拘志束

形哉生四子叔即尹尹生蚤慧殊恒兒人不敢兒畜
之僅髫遂儒業年十七乃下帷授戴氏禮補州弟子
負督學者試輒上第又綜其行又輒上第於是學士
大夫嘆曰此為報榆岡哉尹有濟世才往年江寇寇
通有司策尹卒用尹策走江寇比部郎朱君謫貳通
見尹文亟亟讚曰鄉書即舉一子必舉袁子也既而
尹果舉庚子捷來於是朱又益喜明年土春官罷歸
愈益肆志於學願教大奇至庚戌凡四上春官卒不
第於是怒投策起曰丈夫結髮受書即不得一第豈
願亡可行吾志哉必躡屩擔簦再游上國斯華髮翻

覆已且又何以慰母竟謁選授撫寧客有策馬過尹
若惋惜尹才者尹正襟端語曰君以今之垂纓結綬
高揖青雲者豈皆有念於蒼生哉使令一邑而有念
於蒼生則不以此易彼甚明也於是謝客登車而去
撫寧者故邊瘁邑父老子弟曰操戈候虜尹至則下
令曰父老子弟且休矣於是擇驍勇人畀戟矛倉窖
故虛則又厚集芻餉以待猝變又其俗近胡多暴少
暴行墟舍尹繩以法於是野無私鬪者與利滌病即
瑣納亡不竭精僅六閱月而持節當塗者凡四下檄
以幣采勞尹勞苦秋八月胡兵斬關入逼撫寧撫寧

人惶急走莫知委命尹亦驚姑曰毋惧毋惧於是奔
登城望盡召城外人內之城申又親持策整戎馬環
城三匝民猶喘上惧也尹則願却步前庭裴回仰天
嘆曰夫撫寧一邑耳即陷亡入係而京師者天下之
根本帝王豪雋之所總萃也今急矣獨奈何於是鍛
甲砥劍累車疊轅決策內鄉報天子戎事亡何虜道
尹且病上五日疽矣當是時撫寧人家號巷哭攀樹
望庭匍匐大呼曰天乎天乎胡喪我君即虜再來又
胡得我君坐城上拒虜不惧我也計至通上之學士
大夫罔不蘇上隕涕曰非特榆岡德也即海東子者

抑何長厚也仕而令令而且死此何說馬尹性至孝
友榆岡公疾再逾寒燠恒冠衣侍前醫來立與參虛
實陰陽定乃製劑願又手持盂釜烹淚未嘗不數數
落盂釜中也既而執匙以嘗跪進几席上退則檢讀
古方書日夜望榆岡公愈也願不愈比卒毀哀骨之
若不幾生者強為母媪起既事母媪又益孝即死惟
獨念母媪老在堂也鄉人誦其語悲傷之尹兄弟四
人而尹居中最友愛每間輒陳樽俎共坐笑樂召諸
子諸從子來東西鄉立訓誡之願其人外和內實耿
介立節操自家食時有司已不敢妄遺筐篚見富兒

大賈謝不與通即諸昆季咸豐橐厚儲持梁刺肥炳
誇里閭而尹食芋衣敝閉門著書洋上然樂也為撫
寧時愈益苦勵篆畢鑰扃內外肅上至所需蔬米反
貽書報家人治米邑中老人相謂曰自老人為兒時
固希觀此君矣海內經生往來畏戴氏禮難讀乃尹
則史易讀更得其邃者至勅成一書及仲尼邠軻參
伋諸書又各上有說上成付其門人子弟

王夫人傳

濯纓王子以詞賦才馳聲人人重王子又因以重王
子母而曰王夫人王夫人云蓋鴻臚公既壯而不舉

子名再娉于願得夫人人謂孫夫人于夫人乖也願
不乖反獨為女視夫人夫人事孫夫人愈益謹又其
性至孝敬侍其姑夫人疾凡九月不歸室易衣姑夫
人為孫夫人言願婦事我勤也比逝則視諸婦又特
哀以此人輒稱夫人孝云夫人先舉女孫夫人即取
女女之亡何濯纓子生孫夫人意夫人自子也乃夫
人不自子輒又請子于孫夫人孫夫人喜曰吾固當
作是兒母當是時鴻臚公出為河西令治裝且行而孫
夫人適病病革乃抱濯纓子而執夫人手流涕言曰
是兒王六代宗子鄉不女子者惧女少也今我不能

待是兒成是兒在女乃泣夫人亦泣泣教行下比孫夫人逝則夫人悲痛若姑夫人濯纓子稍長人或謂君母顧母也請于夫人夫人曰兒亡須問第亡忘兒孫母恩每歲時蒸嘗奠則夫人祝曰孫夫人兒今被儒服供蒸嘗矣於是濯纓子亦涕下沾衣亡何鴻臚公謝事歸他室日披綃綺整理環佩曳金玉鏘上行而夫人一簪一縷不得着膚髮相室者忿曰夫人奈何而孱若是夫人笑曰我孱哉我孱哉我得寶竒矣意蓋謂濯纓子云乃濯纓子則欲甘心於其人而夫人輒牽裾止之曰兒其奈何為母而復文之志濯纓子負

異才鄉人曰冀其第也乃累舉累不第夫人輒慰之曰自古高才之士往亡不偶于時兒之才所竊造化者多矣兒寧之顧安知不雲蒸龍變哉又濯纓子性至孝即困必日謀甘膳膳夫人說其心即夫人亦亡其子困而夫人八十時濯纓子百拜奉觴為壽夫人前夫人大喜已乃頽頽曰自我結髮事女父以至白首艱困累千苦環戟而立豈知今日得稱八十老婦又見女顯其才又見女金家婦抱兒也彼其綺綃環佩金玉鏘上行者安在哉於是罷酒宗子曰嗟乎以余觀于世人嫡庶子母之間則益嘆夫人之難焉彼

其上以分猜下以子挾相怨相謀終其身不解者天
下一室也乃夫人獨不以有子挾其上又忍其下夫
古今以閭行著聞炳蔚史冊者要之不離乎處常非
若夫人以身介二者之間至危變也乃夫人善處其
變又能成其子才然則夫人者誠難哉誠難哉

重修城隍廟碑

夫城隍之義垂之往牘郡邑立宇崇祀赫然稱靈其
所由來長遠矣興邑舊宇在邑之西稍南歲積日就
圯蓋其堂故宏直即又重檻其前有司月展謁檻下
後胥焚楮上香輒逼神衣又其門鑰損即博徒市豎

往往羣嬉其側守宇黃冠且取道堂上出入蚤暮視
若通塗矣兩廡故列諸鬼神幽怪之象象又損歌金
碧上木日簌簌下羣嬉者時過而易之會后洲陳君
以駕部郎謫興謁神則裴回四顧太息曰嗟乎夫神
道貴嚴上斯畏上斯感堂中謁堂中走何畏何感哉
於是下令度材鳩工新其堂又鑰其堂而移其重檻
于堂之南別闢一道以通守宇者出入兩廡諸鬼神
率新其土木而金碧之於是展謁者率于檻下仰視
堂上若有神者在焉博徒市豎既不得羣嬉堂上即
覩其旁又皆矯然怒目如視其人輒心悚色動閉目

反走斯其干神道至嚴矣亡何陳君遷太平遂南未
及勒石紀斯役螺泉曾君拜興令至興睹茲斯宇大
喜已乃詰吏柰何無石吏言狀則曰是責在我於是
周視宇中增所未備因命記于宗子宗子曰嗟乎三
君勤心于斯役者誠當哉誠當哉夫明則禮樂幽則
鬼神昔談尚之矣二者相濟然後可以常行于世世
人固有肆然於禮樂之化者願其於鬼神又何其悚
悚獨著也世人機詐相命一事稍屈其志輒仰天大
呼具楮散髮蒲伏百拜詣神宇訴其人其人即亦皇
懼戰慄氣結汗流不敢出一語而山氓野婦歲時行

游神宇中相顧驚嘆誦說曰某善應某惡應輒歸語
其鄉之人鄉之人有為不善者則相恐誠曰亟止亟
止毋遂為諸鬼神所苦也斯見匹夫匹婦之心哉夫
匹夫匹婦其畏人畏神者紛七一情也願其畏人以
貌而其畏神以心臨民者夏楚榜笞日加其人願其
欺益甚神無一言以告即至狡抗者猶不敢欺何故
哉豈非在神者有所不可測在人者猶有所可入乎
即其不可測趨善避惡以不詭于禮樂則神道者固
所以濟人道之所不及也小人觀其象以思其理君
子欲存其理不得不崇諸象二君斯役其干幽明之

際深乎深乎計工自嘉靖壬子正月至甲寅三月曾
君名梅癸丑進士泰和人陳君名時霖辛丑進士長
樂人

刻文訓叙

臣未髻則家君已遣從塾師游矣每暮歸侍家君家
君稍心器之於是謝去塾師日坐草堂中徧出所藏
古先聖人諸書命讀上三載乃益以今時所稱舉子
文即已知時時竊擬構焉最後構一日置家君几上
起自避空室中家君歸詰侍子誰為侍子云即君於
是顧侍子呼即君來已至則益慙自驚不敢仰視家

君家君則起以手撫背笑曰兒何避兒所作者文可
教也歸語母大喜於是日試三日至五日七日後有
司稍上以文見知家君更日夜望有成立於是日一
二同志與舍弟原月凡六試七日每先期一日家君
自擬目函投笥中夜起櫛髮整衣坐草堂候家君來
命侍子持鑰閉門啓函示目禁不得共一語日中趣
草滿下二三已畢書家君始起還內明晨召侍詳加
評駁焉既而曰女輩大困矣可少休於是治醕讌譚
盡日始罷當是時最愛讀司馬遷莊周所為文詞往
往發之篇章空疎莽蕩家君大憚之於是作文訓文

訓成日諷夕維漸悟浮華轉闕精奧矣癸丙相繼罷
歸家君太息曰嗟乎毋論汝苦即余安所用訓哉明
年丁未家君已五上春官竟不第愈益厭怒其文遂
謁選分符東土而去臣以已庚兩歲薄售有司後七
風塵時檢舊笥得文訓而讀焉輒獨立裴回喟然長
嘆夫家君僅以文博一令即臣又不復大售於有司
何言文哉願獨有感於家君之教子者深也抱病南
還夏子輩從游日以文請不得已則以文訓授之既
而請梓以公其傳所不能辭者匪欲公其傳也以見
人世父子之情焉

贈沈大醫叙

余鄉最以為盛德長者則孰逾沈公哉公以今年七
十鄉中人轉相懽悅無不人人喜也於是鄉大夫學
士先生類徵幣撰詞雲緝星繁矣願余獨有感於公
之所為心者厚也余少時謁公公之庭庭中負漆者
曲席而坐公束帶走出人脉而人劑之即人又來即
公又人脉而人劑之庭空無人始得酬他客語乃此
心何心哉公性既長者又其業甚精江淮間地足千
里近公者率頓首斲公至其家家人大怒公之不至
也公輒至則喜公言毋懼則又大喜其遠且微者即

不得致公亦致其人於公之家其家人日夜彷徨行
望沈先生一言以慰也乃持節當塗者又往上下檄
郡邑命有司整輿飭轡迎公公至又輒起則嘆曰若
先生者誠難哉誠難哉以故公之名遂大重於世云
公性孝友厚倫義鄉父老閒居則具言公少時事其
兄至恭謹終其身不衰豈若今時所稱兄弟者公失
配僅壯即有子不再聘入使內一二媵婢受悅理櫛
豈悖哉乃固不內遂空幄半世語具胡柱史所為公
義夫傳中公姪東橋君舉壬午刺史莒州行誼政事
勅諸金石公視之猶公子也而莒州亦父事公公又
遣方石君遊太學結內天下士人言即公出奚殊矣
公二子長遊太學次即苓田君苓田君通籍大醫業
公業並公縉紳先生類愛之而互為言詞贈之公諸
孫俱英秀玉立衣冠門第甲於江海而公益以忠厚
和祥遠植豐培即今合食六世矣傳稱張公藝以忍
合九世即公後豈論九世哉余於是益有感於公之
所為心者厚也公雖老髮僅華白頰色復潤好躡冠
迎客步翩上然舉不重也斯神氣蓄而精意不漓繇
此以至百年奚怪焉昔人有以身係天下安危三四
十年者言其所急也江淮人以安危托公計時且

久課廣狹雖殊其為人所急鈞也人人思其所急則無不願其長久以成吾私即公百年豈厭人望哉鄉大夫學士先生徵祝于余余則請以人之望公者以為公祝諸大夫學士先生起序曰信可祝哉於是命書之以俟拜公中堂而襲采以進焉

贈董先生之考城序

余憶往歲計偕嚮道時則猶及見先生驅二僕擁轡策馬翻上然自西北來也一接先生語輒心自念曰先生者誠師哉誠師哉後時上治書報余長安邸中余善其書輒遺書先生謝先生書乃余以抱病還則

先生猶儼然在官舍察其色不大恨第曰幸偃蹇不去得待先生來無何考城命下人人為先生喜乃先生不之喜也願曰即考城奚殊興矣又奚權也余稍怪其語會先生門人徐劉王胡諸君以陶李二先生命來徵別言則問曰先生之不遷不怒遷不喜何故哉於是諸君相視言曰君不識先生之心乎先生性既長者又慷慨負奇氣日起燕坐堂中召門人弟子侍商榷文藻闡揚性命隆恩篤義浹于衆心稍上涉事端不厭其意則忿然振色推席起曰某直某曲某非某是豈得揜于所私而以汶汶決事哉或事閔鬻

序大者則持之更急杭言峻議不少孫其人人以為
言輒掀髯大笑曰子以擁氍策馬為仙游乎歸藝松
蘿一觴一咏吾志也子休矣吾亡所冀于人矣先生
性願又喜賓客客至輒留客輒大觴客即無客即亦
具酒自觴停杯問月中夜露垂上下始命罷酒斯東
方朔陶潛者流也豈欣戚于遷不遷哉余乃太息曰
嗟乎鄉睹先生之容茲識其心矣考城去大梁不百
里先生時過大梁登夷門采信陵公子侯生故實睹
宋遺宮俱散為荒榛野草也徘徊俯仰擊節悲歌愈
益長其寥廓之思則考城固愈于興哉先生又何得

亡喜也先生聞之更欷歔曰即考城為喜矣柰何去
吾僚奈何去吾門人弟子先生先是任蜀在興更五
載蓋始擢今官

杏莊贈言錄敘

杏莊贈言錄者錄諸君子所為贈杏莊公之言也公
抱德精藝積春累秋博澤隱脩該于織巨乃其壯不
再聘篤夫婦存亡之心則猶足振頽淳漓贊翊人紀爰
有休祥徵諸草木語具李太史所為嘉瓜記中是時
胡柱史謫塩來大義公遂為公勒義夫傳海內縉紳先
生每讀義夫傳每綴數語函以報公而公之六十七

十時邑之學士大夫靡不撰詞奉觴上壽七十時視
六十時加多焉於是諸君子之言充筥盈筐雲叢霞
聚彬上燁上備矣公則日探筐筥而環揭中堂每登
公堂者率倚柱停盃四顧讀咨焉慨焉低回焉往
至道上猶憶公堂中語即不能憶其語即又自悔責
不能再讀語也於是公之姪若子聚譚曰亡論不能
以一日盡揭諸君子之言即能以一日盡揭諸君子
之言獨奈何使客倚柱停盃四顧讀或不能憶其讀
為客病也且諸君子之言豈卒亡楮洞墨漫哉即公
之義何賴焉乃謀類梓而人貽之而因世藏之而以
其序屬宗子宗子則取讀諸君子之言已畢讀乃投
翰起曰嗟乎嗟乎君子之贈人以言與人之受言於
君子豈輕哉乃睹于茲帙則重嘆公之難焉夫閭里
者近矣乃其人遠而千里又遠而萬里走管與公接
盃酒通殷勤之懽斯何比於公也則亦為之言則亦
詳為之言統觀其言雖言人人殊要之敷揚盛美而
歸總倫彙固若聯几秉筆合構命藻也何故哉何故
哉余聞之名不虛立士不虛俯諸君子竭精馳說靡
所靳惜于公者是自公之大義感悚其心矣鄉使公
僅如世俗抱咫尺之善不能感悚其心即日要諸君

子而祈其一言又胡可得也天下後世讀諸君子之言以見公且求其亡愧于公則公之風不與江河並遠哉先是邑大夫類以義表其第且議以狀上聞而公輒翼上遂上儼容却席固起辭曰何有于我何有於我杖藜種杏其斯焉已斯言也又敦實遺名者也吁茲益見公哉吁茲益見公哉

贈顧母宋孺人八表序

余登楚陽望西湖其上盖有武陵溪云溪上人往上好讀書被儒服代有薰名文華之士雄峙其間又皆顧性大奇矣余友純一子讀書溪上時從溪上過余

夜與擁衾道家園事往七及其大母宋孺人賢余輒太息曰嗟乎君之才獨藉溪哉盖顧子大父述菴公性朴茂良直人人稱長者顧不問家人生產及孺人婦公公謂孺人閨質也乃孺人有丈夫才輒謂公曰公長者第安坐吾當為公作家顧故業農孺人即理農事至脫剗整廬易穀闢畝日勅羣庸負耜雜作畝上又孺人性智善防人秋中稼穗盈畦即夜佃不敢竊一穗即竊一穗輒自恐棄去曰亡乃孺人知也孺人又時勅羣庸下湖中舉網負罇取魚鴈菰蒲日致之家以此窖藏雄溪上矣亡何舉二子長即西莊

公公稍長大類孺人才則孺人喜曰吾苦女父長者
今得女見女勃上然竒志也後數年述菴公逝孺人
泣謂西莊公曰女父不女待吾且寡女其亡忘吾志
哉於是西莊公愈益勤心拓業見腴畝豐陂輒增其
直或倍其直又高其宮室奕上稱大家而孺人居常
嘆曰家屢世農恨亡稱儒者純一子生早慧孺人喜
拊其背曰儒乃在是兒僅髫則遣從經師游每暮歸
則孺人張燈手自績紡件純一子讀稍倦輒命婢烹
茗茗采夜半畧休輒又呼起坐把書讀至旦也以此
純一子工文輯藻卒為時雋儒而純一子弟純佐氏

者孺人又命之讀視純一子亡何西莊公又逝孺人
撫純一子泣曰吾哭女祖撫女父吾復撫女哭女父
也孺人身撫三世而處其慈即廣畝高居一一皆孺
人耳目手足所及又而傷夫子苦慘其情宜早耗也
乃孺人以今年齒八十傳稱八十曰耄余意孺人耄
矣而純一子則謂余曰余秋中蓋構一堂云然皆稟
命大母大母則以杖畫地曰某楹某階而羣工持斧
尺鳩集堂上大母輒晨起呼婢作糜人餼之或人酒
之即夜亦秉燭至工所四視恐工竊木以去也余曰
嗟乎八十而猶不耄又健視事如孺人者豈易哉昔

李密慮其祖母劉嫠不及養遂上表陳情古今稱孝
焉是時劉甫七十耳且其創業貽密者或不及孺
人勞也純一子兄弟負麟鳳才出而受知

明主則君之年尚未及密而孺人之勞且壽又過于
劉其急于報孺人者宜何如哉純一子聞余言則仰
天嘆曰宗子之言命我矣

贈許簿之海寧

予少侍家君家君每言鄉長者必曰許先生云蓋家
君自束髮已從先生游先生年長家君數歲而家君
兄事之後予被服游士大夫間始得見先生每見每

嘆先生誠長者也而鄉中人又往卜重敬先生歲壬
子夏予為郎司功而先生適躡履執策來謁選予迎
謂先生曰丈者茫然乃遠至此甚勞矣先生曰予往
歲遊學太學侍大司成凡三歲長安塵久已上衣袍
矣今來乃更大快吾志何勞哉後時上過我則為治
醕滴蔬酌先生先生故不喜酌願侍子停酌惟啖果
噉饅弄匙盂道家園疇昔事款上至不能休更與步
庭下裴回待月而去秋予抱痾散髮枕上先生更時
時問我坐漫語無所不浸予特稱先生善儉先生曰
天生財非私一人安敢侈泰持其身所者青縑謂予

曰予衣此衣十年矣彊前視之僅減新紉焉乃太息曰此愈鍼予病哉後予䟽歸問醫而先生以今年六月授寧海簿道便還家携家予為祖道道上把先生袂曰先生行哉吾知不難於寧海矣客曰言何易言何易夫簿秩秦卑即出一令且折躬請其堂尹監司御史擁旄行縣即稍尊者已惶急奔走蒲伏謁稍不當即大怒數責伏庭階免冠頓首媮媮不持莫敢出一語奚論薄也奚云不難哉予曰嗟乎嗟乎豈官負人願人負官也予見世所稱有司者初謁選即切切有冀善地心選家揚名於朝善者博帶高冠洋洋

道路其所與游亟持酒負曰此行萬金可致也乃不得善者至俛首吁氣含淚向人而人亦如慰之曰縱不得萬金數百金可必何至作凄惻狀哉此已不能洗滌其心甫至則目攝筐篚厚薄而口抑揚之左右闕其意旨輒以賂進矣於是日夜籌筭金色驕妻子乃妻子又益日夜相與謀攘金之策稍不稱則榜笞其人至糜爛無可擊者家忿人怒不顧也斯即尊官大郡獨奈何不畏林人哉先生家故饒至都下客亦有風先生如世俗內賄求地者先生整襟危坐謝客曰予非力不能內願吾耻不為也斯見先生之心哉

且先生一衣十載願何貴多金先生性又慈仁長者
即使稅訟最急施笞朴且慘目怵心矣况借刑攘金
執即監司御史擁旄行縣先生且恭容儼貌翱翔行
何畏焉而監司御史者將曰是夫也必其庶愛者也
先生且自是翹舉矣又安在其為難也先生起拜謝
曰亦甚矣宗子知予執於是長揖徧謝客策馬而去

贈房隱君叙

予束髮時則識房子舜隆於武陵之墟心竊嘆其長
者後也後時上與舜隆氏游舜隆氏繩履矩蹈每事
事必曰家君戒我乃隱君者方栖翔霞外畏與士大

夫交往歲始得揖君子道中因太息曰此舜隆氏所
為兢惕念戒者哉君之先有稱永寧者敢以植緒雄
一邑傳至遺安公稍潛君為遺安公長子生而朴茂
少即急于農事每語家人曰此吾家世所自殖者即
不樂其苦獨奈何不念其父祖累積貽謀之心乎於
是開畦闢畝廢沐矢殮不倦于勞上豐極腴烟雲相
雜歲課出入視永寧時頤反振奕矣乃君性益檢束
即尠需于財者亦必重念曰得毋以侈病財也君弟
三人咸業君業君孝友天植待諸弟可準共被者凡
大家勢難萃合君總百口異同咸翕然推服君退亡

戾語君外遜內直侃上切上不作佞色里有忿者亟
里于君君立數言不假多岐援喻各愧解去至持牛
酒相勞曰不得隱君我輩何得如是君少無子人大
慮君君逾壯乃舉舜隆氏稍長則立之庭以手摩其
背訓之曰汝毋負予言予不得從士大夫游其計無
以近之耳丈夫當雲蒸龍變豈以桑麻薤薜牯其心
迹哉僅髻則具餼蔬治楮帙請學名儒乃舜隆氏愈
益綜緝詞章亡間涼燠聲名蔚起與一時穎曜之士
聯榻並驅人或以誇慰君君長揖不顧乃更自號漁
隱子云無所異于世也春秋積序以今年年高七袞

矣賓戚展采上壽卮饌紛紜舜隆氏玉立庭階照映
几席他日垂纓結駟取封章以報君上且耳目聰明
白髮蕭散洋上灑上自得也斯不稱大樂事哉諸君
徵祝言于予予何所祝君而特三嘆于房氏之盛焉

贈趙公敘

余束髮出游外傳蓋與子隆子同舍云傳嚴視諸子
諸子尚竊時時嬉彊子隆子嬉乃子隆子不之嬉也
獨抱書危坐終日讀羣詰則太息曰嗟乎余獨嚴師
哉蓋有嚴君焉當是時文橋公方壯歲精于料事于
諸子中獨竒子隆子才曰是可儒竟儒子隆子子隆

子每暮歸謁公公輒命侍詰朝所綴輯者幾已乃命
殮已殮輒讀夜半倦休枕上甫寐則侍子已持燧叩
門報鷄鳴輒又整衣把卷起矣子隆子旣才又公速
成其才遂以其文雄視一世亡何與余同舉南畿已
酉子隆子侵胝進鄉書于公拜公公大喜曰斯不負
十年勤訓哉公性至孝友勤儉蚤歲失怙恃已乃其
兄氏又逝即子立願善治生產與時盈縮往亡當于
時又其性朴直不侵為然諾浮譎僂巧之徒懼公不
見公即公召之輒反走交公者得公一語如持符握
至云以此家計用饒庭宇區畝星羅雲列赫亡盛矣

于隆子弟為子寅氏公則命子寅氏商而子心氏者
公又命之儒視子隆子公旣稱大家已又子隆子顯
即朋戚者靡不分華割榮以自夸于人曰某朋某戚
乃公愈益謙容孫度謹篤其身非歲時伏臘未嘗被
華衣列絲管召賓客每亡誠家人毋得以門第近人
以此鄉父老閒居具言鄉之有貴子弟而色不驕如
公者豈易哉公以今年齒六十矣邑之縉紳學士先
生靡不展采上壽余亦得以隨縉紳學士先生後拜
公于庭輒自嘆曰異哉即余少時從子隆子游睹公
容今奚殊也世人年未及公往亡髮星髮霜者此又

何說焉客曰人情靡不重年而貴有子公得年矣又見其子才且顯又煦上膝上弄孫也公樂哉余曰何哉斯言子隆子負金馬才出而結綬垂纓上佐明主取封章以報公公於是華鳥高冠被錦對客且齒思金石霜露莫侵飛仁揚義頌聲遍宇斯公之樂哉中橋養玆諸君子聞余言則起曰子之言予之言也余倦言則請以子言為祝以介于子隆子

贈曾公叙

余讀漢書所稱循吏傳未嘗不投翰而嘆也曰嗟乎斯不負民哉以今睹于近事則古今亦何殊焉興在

揚稱困乃數十年稱大困蓋其地東亢西汗歲一值水旱則耕者委丰坐長蓬蒿碩又供稅內租慘被夏楚於是壞垣負簷携妻子去至野虛無人於是邑之父老子弟日夜焚香告天願早得仁人君子來拯茲水火乃曾君以名進士拜令興則邑父老子弟日夜焚香告天以為果得仁人君子求拯茲水火也癸丑十月君至邑父老子弟除道揚旌導君君車至市中市中人從戶窺君靡不灑然驚喜相顧嘆息曰誠我君哉誠我君哉蓋自是可安釜鬲矣君則下令曰吾聞弊不剔則利不興於是收一二慆猾于法邑人大

喜是歲飢吳中丞下檄郡邑賑郡邑飢人君則下令
飭里胥毋得報籍濫名以要雞酒又毋得俾村飢人
携老幼蒲伏行百里來城中至益困也於是以身親
就諸飢人村舍中每至村則召諸飢人來前面覈狀
有狀者給之狀甚者厚給之里胥跽侍莫不出一語
於是諸飢人負糈于背竊相語曰大恩大恩當是時
島夷寇海上海上人倉皇携家西去傳言夷且西去
君曰是可亡備執乃閉閤謹牒勅邑子弟勇有力者
日坐武亭較射角矛士咸奮然有鬪志夜則誡邑兵
嚴刁斗環城大呼人言即寇至何虞也甲寅春二月

至夏五月不雨邑人大恐君曰毋恐吾當為父老子
弟取雨君於是齋三日率僚備禮樂恭禱百神前夜
則整冠束帶焚香于庭再拜以萬民請命于皇天越
二日不雨君繞柱彷徨行自念曰何不雨也頃之雨
又二日又大雨邑人驩說曰即歲有穡非公賜茲凡
此皆君精意于民視其利病着在肌體間也先是吳
中丞廉君政嗟亡異焉亡何總憲南臺去則下檄展
采勞君而彭大夫治水淮南則亦下縣勞君如吳中
丞檄也於是君之僚請言于宗子宗子則采輯君之
答民望者以見二公所以勞君之意焉客曰邑之困

賴公以蘇頌頽頽流離尚充上然盈塗巷是所望于公者更多也宗子曰嗟乎夫兵荒者繫之天者也繫之天者誰不委之天乃君獨任之身防禦感格有成蹟焉即其取必於已可以解民困者其于民又何愛也子毋言其滌慮以竢可矣

何孺人傳

余讀古所稱列女傳至散節立孤者未嘗不竦意動容也曰嗟乎茲非性靈卓粹有偉丈夫識者易談哉易談哉乃鄉父老閑居論閭節必曰何孺人何孺人余從孺人子惟忠氏游則又聞孺人詳則又嘆孺人

之難也孺人蚤歸淳菴公無論淳菴公稱孺人賢即舅姑下及臧獲又靡不人人稱孺人賢亡何淳菴公逝孺人毀至欲偕淳菴公復彊為二三子起曰豈不能偕地下人哉誠不忍二三子笑上立且使地下人復恨也於是盡謝去絲縠綺綃惟闔戶垂幌日夜望二三子有成立乃惟忠氏稍知學則具楮帙遣就學經師每暮歸則孺人已治殮秉燭俟堂上已殮輒命讀朝所讀書孺人又手自績紡弄女紅督惟忠氏讀也嘗太息曰兒無厭若吾寡不怨者恃兒二三子也兒即厭苦獨奈何不念兒母哉於是惟忠氏愈益攻

文輯藻卒為時雋儒願其心又恭謹不以才自負靡
不人人愛重又靡不人人稱孺人善教子也曰即祭
父哲兄日臨其子弟豈及孺人哉而惟忠弟氏三人
者孺人則不命之儒命之農命之商也即又善于農
商歲課租入闔閭稱雄焉乃孺人者愈益勤儉日戒
家人毋得以侈病財至崇丞嘗秩賓客俎豆筐筥庖
盂醕核則又事上虔潔中禮也惟忠氏及其弟既才
又至孝友每日孺人坐上坐而四子者東西向立上
膳問衣道家庭今昔事不忍離婦室而諸孫總角者
又循筵繞膝行也於是孺人大喜已喜復彷徨曰即
吾所自期豈知今日哉恨不令汝父見也孺人以今
年二月年六十矣惟忠氏及其弟具章服百拜上壽
孺人前而宗黨戚友咸喜孺人壽咸祝孺人更壽也
於是諸君乃徵予所以祝孺人者余惟孺人敦節立
孤天所孚動壽無事禱也惟忠氏抱異才他日策名
天路以報孺人俾孺人翠翹霞帔表其節于天下後
世豈非孺人願幸哉請以祝孺人諸君亦曰請以祝
孺人遂稍綴其事作祝語

贈陳大夫之太平敘

陳大夫以駕部郎左遷興邑者三年不得調人或謂

大夫困大夫不困也乃癸丑冬始調節推太平大夫
已聞命即裝為去願道之民難於去大夫也於是邑
薦紳學士先生儼然造余徵別詞焉余曰邑之不忍
云大夫者何也則相顧而嘆宣言曰若大夫者去誠
不可忍哉今世所稱士大夫類抑外崇中或以事外
移則負怨含恚怏怏出語盈道路甚則高卧冀遷不
一至其地即至其地即又視其地如郵也日對賓客
弄卮盃投壺理局吏人跽請視篆輒怒目攝之輒遂
巡去矣即去且不識其民民何不忍哉大夫者起進
士拜官中書舍人調夏官司駕固奕上顯矣驟適興

人畏不敢仰視大夫而大夫則頽怡貌恭容日束帶
坐庭中視事數上進父老子弟問勞疾苦當是時河
決餘波浸興歲穡大虛市靡糶粒民至空腹環城大
呼即富有糶粒者又故不糶於是大夫下令曰有不
糶者吾得以法中之富人懼始糶民大喜大夫又坐
視糶又自平其直民又益大喜邑故給需驛傳不以
人給也時當道者議以人給而鳳軍稅者時更稱急
當道者日夜使使來督內稅大夫亦日夜使使報父
老子弟毋懼毋內稅也於是立起以身請當道者前
具言興民大貧不可給稅狀至先冠頓首當道者大

感其言兩報罷之此即萬民所繫命矣故事催科以簿上筮日理催則里胥設大量內之又加糈粒量之上大溢始報曰可內者兀上怒不敢發一語也大夫至則曰是弊豈細哉則定一量以準出內又槩其量不加糈粒馬至於均後易里收彊抑豪又毅行之毋忌撓也於是邑之父老子弟家傳巷誦驩類更生每朔則焚香膝行望庭下拜曰非明公安有今日哉今大夫乃舍吾民去矣父老子弟聞大夫去靡不願妻子感疇昔靡不淚簌上下也願獨奈何去大夫哉余因太息曰嗟乎吾邑之不忍去大夫者是欲以一邑私大夫之才也願大夫者天下才也方今西北有匈奴之憂而中原之民困於征輸盜賊主上屢心宵旰徵異登竒則太平當不得久留大夫况一邑乎太平之民日夜幸大夫至豈知吾民以大夫去太平為悲也大夫思慰其幸又不忍其悲則大夫之情亦難哉諸薦紳學士先生愈不能釋然大夫則命采綴斯語以志不忍去大夫之意焉

贈查大夫報績敘

皇制凡外內臣工服官三載則上功考功考功考其第達之宰以進于

天子而加黜陟馬甚盛典也查大夫以庚戌夏奉除書守郵至今年秋七月乃三移紀曆矣於是大夫請其事於當塗者當塗者輒報曰大夫牧茲土三年蓋大勤苦其令身自上功 闕庭於是大夫進州之父老子弟轉相驩說若更新覲旌旄矣大夫共家事者高君黃君楊君從事蔡君使上祈言于楚陽宗子宗子曰嗟乎余於是蓋嘆息大夫之難也夫言治者豈以郵為易易哉夫郵南江北淮舟輿津要又其俗虛中華外即窶人下產無無辰之業亦庭宇相襲楚飭可觀以故談地江淮間者必曰郵云郵云纓弁之徒執符乘傳報書前驅有司治稟整徒迎謁道左稍上不稱即大出忿語曰郵豈他比哉而慢我若是取道者亡論宵晝雨晴逮至迭居舍無停執有司幸謁客畢馳歸坐堂中召里萌計徒吏未及一二語而驛史持書倉皇奔入則又束帶躍馬去矣乃當塗者或論報稍失期則又讓之曰豈可以奔走而忘厥事上哉以故世之君子交病焉往歲予初客長安揖大夫王中丞席上被服陳詞心竊嘆長者問其官氏則曰新除郵牧余即拜之大夫谷拜余既而庖俎酬酢甚驩相與嘆守郵之難也大夫既至郵則展采宣獻亟於

民事失殫廢沐殆無勸色厭容又大夫性簡直不撓
即勢族名家一罹于憲則持之更急人或言大夫宜
少徇時人情大夫謝不願也自信者傲乃大夫愈益
嚴和協度不失往來尊官貴人心即當塗者又莫不
嗟上亟稱大夫善為理也侍御黃君成君咸上疏論
推而移檄勸崇者紛上于路古稱獲上治民觀之大
夫誠有味乎其言也乃今三年報績上考功矣予為
郎考功蓋與大夫仲氏同舍云大凡論殿最者論其
功不論其至與不至也其不至者願多有茂異之政
不可一日去於其官故不至者尤異焉 主上北憂
狂虜思得茂才大夫以功上聞徵書且旦夕下綰章
垂綬從容廟謨斯稱報守鄙之勞哉四君毋今賀行
將謀別大夫矣

桐鄉縣城記代作

余讀秦漢以下諸書未嘗不嘆戎狄之為中國憂至
長也乃東西諸夷錯居海島中亦足自給其稱持戈
內嚮者則世未覩焉我

皇祖神聖慮周千古既北逐胡元走之已又慮群夷
萬一有他志於是詔沿海諸郡邑悉置戍設屯分遣
諸所有功者後世食其地提精銳防之至密矣

列聖道化隆洽垂二百年吳越之間家綺戶繡湛于
華靡無論萌庶即號稱戎籍者亦日弄卮蒲博至終
其身不識干戟識治者恒病馬嘉靖壬子羣夷乃大
舉徑寇吳越父老子弟倅驚起惶急四走匿菰蒲兼
設中茹藻僅活稍後者輒魚肉之而羣夷日據高室
大宇擊鼓吹竽啖大肉美酒相頽咲樂以為入寇晚
於是益肆志焚掠吳越遂大亂當是時都御史王公
御史趙君藩臬某上相與仰天長呼共凡而謀曰嗟
乎古稱高城深池國可以守寇之所為肆志亦由城
缺備弛何恠馬於是檄諸郡議築城事嘉興守劉君

亦以是請遂大計諸郡邑凡缺城者城之而桐鄉令
金君初至既奉諸公檄則下令曰城貴高貴深貴堅
貴廣不者吾不能保此父老子弟於是以甲寅秋九
月始事而尹日策馬環走見工者稍怠輒怒曰若不
急力寇至若且為虜越明年乙卯正月城成城週一
千二百丈高二丈八尺厚二丈六尺墜廣六丈深二
丈五尺城門八水四陸四門各有接敵臺八窩舖四
十二固翼上山峙矣而城工之費則二萬九千有奇
云尹乃登城四顧太息曰即寇至何虞哉明年丙辰
五月寇徑薄城下日夜攻城急而都御史阮公提人

軍入援遂入城閉門拒寇上幾二萬環城而壘成四十餘日最後架按船繫大木數撞城上堅故不可壞而父老子弟亦日夜負亂石飛擊寇上知城卒不可拔遂各解去於是父老子弟焚香吁天匍匐稽首望尹之庭而泣曰吾屬之不即魚肉者疇功哉疇功哉已又寓書于余祈記余惟桐鄉嘉湖之上游也桐鄉不守郡且為之後何者其勢順也寇既不得于桐鄉則勢阻勢阻則脅從者且日以解散是二郡之不被寇者寔桐鄉為之障也豈惟父老子弟賴之抑予亦有言諸大夫之為諸父老子弟謀者至矣而父老

子弟有不持挺礪以守此城以為諸大夫憂則亦非余之所敢聞也余鄉人也故敢以告鄉之人且以示後之守茲土者又嘗有以結民之心焉是役也都御史胡公御史李君趙君王君藩臬藩君鮑君郭尹謝君陳君孫君董君劉君凌君王君劉君李君咸先後主議而同知張君通判林君知縣萬君亦與有勞云

遊燕子磯記

余讀金陵諸紀其東北盖有燕子磯云今年丁巳家君八為南比部郎余出叅閩省道金陵展謁大醫沈

君潤君來家君觴之邸中因談佳山水亟道茲磯家
君曰沈君有意哉兒其從焉則以明日並輿而北蓋
二十里至觀音門門者列戟已出稍北道市橋又折
而西發清江道院少憇院人啓漢壽亭侯祠由右扉
入至水雲亭亭揭天空海濶蓋前尚書湛公筆云已
前俯欄則長江浸牖矣又北登祠謁侯裴回嘆曰此
地非此君誰當哉稍北則所謂燕子磯者在焉磯上
有亭更上又有亭揭曰俯江亭中羣豎裸卧內風惡
之輒走與沈君解衣坐磯上是日西風稍上微矣曰
雲掃空萬里一碧西馳荆楚東望海門蒼茫哉把酒

臨流相顧太息時有破履黃冠者突過磯下因呼訊
焉對數語稍解命坐酒之因言大丹之藥唯人元地
元天元外是者悉荆榛邪亂也余曰三者同乎曰得
人得地得地得天何以得之曰師何以遇之曰分非
分非師何言仙乎余大怪其語曰嗟乎斯何異陸生
譚哉蓋長庚與余謹未嘗不嘆息斯旨也又酒之遺
以答核投之囊長揖而去沈君曰公誤矣天下豈有
仙人哉唯畜氣蓄精逍遙林壑洒翰賦詩圍碁嗜墅
斯翻上至樂已公見夫駕雲乘龍者何人哉余因仰
天嘆曰仙乎仙乎吾將捨女且即女乎侍者進餐已

餐各披衣起由水雲亭出祠下稍南至河舟子操艇
渡之既入洞狹峻沿江至弘濟寺寺凡三門後益峻
最後大宮面江背山蓋即所謂觀音山云稍南有亭
蓋懸江而構下臨不測仰睇其背則絕壁萬仞勢若
倒垂人過其下動魄驚骨斯天下之偉觀也是日秋
氣苦人復憇大宮上峻深暑氣稍解各困則徵簟枕
于僧僧貧僅具二枕無簟堂故有席蓋待客謁者余
命侍子倒屏施席沈君則展大悅卧焉既蘇沈君求
水僧室還嘆曰貧甚貧甚詰僧幾曰十二何業曰有
田二十畝共之且稅且苦庸調余嘆曰嚮者羨僧今
乃若是而已又開酌與人告暮公等且休矣於是披
衣沿洞出既登輿問曰梅花水安在曰越此五里暮
難至矣徵其狀曰有池有亭有梅花乎曰無之余願
沈君笑曰梅哉梅哉何取於水也既入城余留沈君
家君邸中不可遂別去太醫名露與余髻好又世講
姻其人深沈好讀書精岐黃已又工書工詩時以韓
駕部召問疾漫遊白下

武進白公集敘

余稽往牘抽繹千祀睹于羣才未嘗不喟然太息也
昔所稱左馬李杜者無庸談已即如我

明李何徐鄭王康者流非不矯然英聲龍翔鳳舉也
乃卒流落偃蹇不諧于世以死即使後世誦其言而
欣艷之何貴哉宗子曰余讀白公所為文詞則吟吟
嗟焉夫白公者世之所謂偉人也太保之孫中丞之
子又能以其才致青雲步紫庭周旋天下之士唯與
其賢豪長者相結即諸賢豪長者亦靡不嚮意于公
公雖翱翔文史乎願獨喜談天下大事每及兵戎輒
振纓高論勃上英氣逼人無不悚容而起者至晚
年更喜騎射馳騁上下志在萬里此豈可與曲士道
也使稍上大用之則上之對揚 帝謨下之經綸推

業必有雲流霞布表者耳目者願乃累詘累信卒汶
汶悶悶以沒也斯其志不可傷心流涕哉君子所謂
才者非徒榮華其言將以經世而表業也勲業未彰
重上焉嗇空文以自見此班生與校筆之嘆而阮籍
有窮途之哭也天乎天乎既畀之才復厄之乎公之
子祠部與余同舉進士當是時凡三謁公會公病竟
不得覲公公既卒而祠部君復與余調藝長安邸中
則日觀余以公所撰述者余章上語已章上嘆也誠
傷之矣誠傷之矣祠部君因函帙歸余命余精焉而
敘之以傳稍間輒盡發其所為詞類精之得賦

首五言古詩 首七言古詩 首五言律詩 首五
言排律 首七言律詩 首五七言絕句 首序記
贊跋頌啓共 首固言言殊矣揔之詩不離唐五言
者最乎序記漢唐之軌也啓類左國者數矣靈雪諸
賦身
此裁

陸長庚母夫人敘

余往在草莽時則長庚時上共余治博士家語願非
其好也輒太息罷去乃獨亟稱司馬子長杜少陵當
是時聞其言者相與共目笑之而余獨嗟上異焉於

是時時過長庚草堂長庚輒與余几而談細剖深語
已命侍子摘園蔬飯余或酒余不夜不別即別復相
與握手竟談塗中常是時余貧長庚更大貧至不能
張燭啓塗往止錯足溝穢不恨也而太夫人張頗怪
長庚暮歸輒問曰兒所從朝夕者誰子哉而殷上丞
亟焉長庚蹠進曰兒讀天下之書見天下之士者至
衆矣乃亡逾斯人者淵停岳峙矣非兒不能友之亡
何又與二三子共談藝事則太夫人又時上出酒肴
佐談長庚得以翱翔文史馳騁今昔雖目其雄才乎
要太孺人賢有教矣后長庚與余次第應有司辟已

乃次第罷婦則仰天嘆息曰嗟乎余豪士豈困一第
哉顧獨念母夫人教我者勤也且何以慰先君子地
下蓋長庚尊君以易學名世卒乃蘿荔其身以老以
故長庚之念深焉余先長庚舉進士為郎無何以病
免婦 長庚時時孤艇來訊停盃曼嘯抗志霞表
然未嘗不中夜而嘆余曰何嘆則嘆母夫人老在堂
也後數年余以叅藩過里長庚凡五觴余館舍時島
寇急人倉皇走長庚獨 嘆曰天乎天乎即不念
其家獨奈何不念吾母哉俄而寇遁而太夫人以今
年六袞矣太夫人雖蕭然荆布乎願長庚者天下才

也用之則夔龍稷契不用則班馬李杜碎之雲馬即
垂即雨即結即霞終日而徧于宇內釣之炳然大觀
也余又聞夫人中子約之能詩能書能畫又能精岐
黃家言余未交其人知其豪也斯何愧機雲矣后世
觀機雲者欣艷其子孰不念其親哉當時顯約又何
論也即使太夫人翟冠翠翹楊帔曳裾終日聽絲竹
而弄金玉非不融上樂也乃其子或不足振藻清時
流采千祀則浮世榮華碎之飄風落葉倏起倏滅也
太夫人宜何取焉長庚聞余言躍然起曰即微子言
吾終不能以世俗事吾母長庚故喜為玄言與余言

言終夜不罷去誠如其言則啖挑餌芝鍊形久視長
庚又有別事其母者也余則安能知哉余則安能知
哉

跋高文義公與顧氏手帖

嗟乎此文義為其兄弟丐塾師於顧氏帖也當是時
公蓋侍講稱貴顯矣乃不能庇一兄弟顧從村中子
弟丐糈哉而公之言曰歲不有秋嗟乎即歲不有秋
奈何困一貴人兄弟吾觀世人見其父兄稍上貴顯
輒棄堅刺肥千金裘馬日以意氣凌其鄉人其鄉之
人即素與游者美飲食以召之猶懼不往也乃願肯

從村中子弟丐糈哉無論公賢即公之兄弟不媿公
矣而邑父老至謂公是時蓋親作贄傳於村中云其
歲時伏臘而謁之家其主人輒具雞米稻秫以歸之
公即亦受其雞米稻秫以歸而不辭也嗟乎公為天
子之貴臣使稍上念其我而頻謁其有司即有司孰
不怵上共命者乃公寧丐雞米稻秫於村中子弟而
不有司謁也斯古人所難矣是時公蓋奉其母夫人
諱以歸且一年矣而願公兄弟又素與之游乃不一
謁公公之詩曰芙蓉秋水隔長溪蓋言近也近而不
謁又素與之游無論公及公之兄弟賢即願公者可

少哉

贈徐文徵授良醫序

徐子既以其醫名一國矣乃時上被儒衣而遊于學士大夫間即學士大夫亦無不顧內交徐子者顧徐子愈益謹斯稱彬上君子哉會有詔凡精岐黃業不官者得內貲為官比于藩王邸中良醫有遂為良醫者聽於是徐子之游諷徐子徐子乃上貲稱良醫云先是徐子儒者衣也乃今遂冠其冠衣其華服垂大帶于要又躡履甚鮮也楚上翼上顯上儼上稱官者流矣學士大夫好徐子者見徐子輒沾上喜拊掌

曰美哉鄉也儒今也官故嘗所從徐子丐劑者則瞿然驚已怵然畏也相顧言曰嗟徐先生官矣即有病又何可從官人丐劑也乃徐子則顧時上儒其衣不官其衣非歲時伏臘展謁長老不冠不帶不華履也於是學士大夫愈益稱徐子徐子云宗子之南過里也蓋徐子冠履謁馬而學士大夫陸子徐子舒子張子子培因徵言以贈徐子嗟乎徐子於余父子兄弟之間深矣往余母夫人病脾日在長安意忡上憂也則治書報弟請藥徐子及徐子子培書未報太夫人亡恙輒大喜而家夫人比部公木一指十年矣周游

齊魯異身之效。輒藥輒木則亦移書徐子徵劑焉。又
余孳姪時被病所為勤徐子手足耳目者至數也。徐
子等人于書無所不讀以精業聞里中。今老矣白髮
杖藜猶時上過閭巷間。巷人則稱壽泉先生云。徐子
蓋從其父所授書也。業既精又其心多長者其所從
療治即至微賤不足往徐子輒往。即大雪雨暑寒又
在半擁衾卧也。輒亦往。斯徐子之行已。余何以徐
子哉。余嘗精意神仙之學。同余好者僅得長庚陸子
已。又得徐子徐子之與余談丹也。蓋累夕累卮云。又
大夏夜侍子揮大扇至困失扇不去也。徐子誠不負

談哉。余將與子登崑崙閱扶桑。著九華之冠披赤
霜之袍曳雲和之履。携綠王之杖乘青雲而弄紫霞
翻上丹上樂也。若徒高冠大帶華服鮮履焉。則何贈
哉。則何贈哉。

墀石劉丈像贊有序

天劉丈者豈不彬。上君子哉。既洽六經矣。又
多所博觀。百家者言。矢之文詞。秦漢韓柳者
類也。乃其人又仁蹈義履敦禮而哲其視人
善若渴覲之漿而飢覲之舖也。蓋與家大人
比部公四十年游矣。余之孩也。丈置之膝弄

嗚呼曰是兒勃也英氣稍長觀余詞則又
以國士顧余時也為人誦說宗生宗生云后
余幸遭時廁下大夫之列乃丈猶儼然岩樓
也今觀丈之像蓋翩翩也儒而隱者嗟乎天下
國家不可以無才也有才如丈乃顧使之儒
而隱哉於是系之贊以俟肖形而至者需焉
於維先生翼上厥容玉立山峙肅上厥心日白天青
孰不有文維公則經孰不有行維公則醇胡然而服
薜荔其衣鳳伏鷗舞知我者希匪窮則戚匪達則嬉
或處之眉蒼生之思慎哉維言維言維章談彼有善

惟恐弗揚垢之含之惟恐弗藏弗藏弗揚厥心旁皇
手何以恭拯溺扶危足之蹈之中矩中規誰謂蜀險
維公平之誰謂漢廣維公濟之大放厥詞如圭如璋
我儀置之為龍為光舍則鴻舉用則雲翔胡不凌烟
系之草堂

贈金吾序

余嘗往來齊魯燕薊之墟及眺舊疆歷阡陌采故老
事實則龐眉黃髮矯上者接疇而語也然其人率皆
戴笠負耜飯牛牧豕舉網拾薪者流至貧苦矣而世
之人有乘堅策肥據高宇大厦徵絲竹挾妓樂出則

放鷹逐犬為樂者乃不得永年稱老也此其故何哉
余聞盈虛消息維天之經損益盛衰維人之紀貧苦
而長年者補其所不足者也富逸而不長其年者奪
其所有餘者也故夫不貧而長年者罕矣即不貧矣
長年矣乃其子或不肖放蕩佚肆以廢墜其家聲鄉
之人日指其人而竊罵之即使富而長年未嘗不咄
咄悲也何樂焉故夫不貧而長年而又有子者尤罕
矣乃今睹於里閭所稱金公者則何說焉公年且七
十矣余誠未見其人而獨見其弟靜菴公靜菴公蓋
苦志篤學者云竟得貢遊太學具章服歸稍上貴矣

乃愈益畏謹足盤上如進里人稱長者必曰金先生
金先生云而長老具言長公之與次公不殊也余再
展謁桑梓邑父老長者咸杖屨而辱之而公竟不余
覲豈真靜菴其人哉公不甚富頗倉庾實矣公之子
某某耕商雜作益用不匱子姪如子良者以儒起家
歲時伏臘具卮酒上壽而公亦得以抱孫而嬉者實
有子也或曰貧富壽天子之賢不肖天矣乃生財之
道立命之學義方之訓又何聖人直上談之而著之
經也曰嗟乎此又盡人而聽之天者也金公者安知
其不盡人哉假使公不長者而又不勤不儉不教其

子即不貧而長年何述焉王子之於余至戚也而與公之子某媾姻事因徵言以祝公夫即使齊魯燕薊之墟有如公者余猶函稱道之也矧吾邑矧又在吾戚於是為之言以貽王子而因以贈公亦使觀之者務盡人以聽天而毋徒欣艷于公之盛焉

贈陶先生之封川令敘

余讀漢書所稱循吏傳至勤天子璽書讚誦錫采章庸當是時天下之人靡不瞿然驚已洒然喜也此其人必有英風殊畧表著耳目之外者何至所狀卓魯諸臣汶上閔上哉曰嗟乎余於是知古道之所以興

隆也世曆彌降學士大夫不譚隆古一結綬臨民則壹志刑名期會而緩厥民圖其下則更武遇其民日魚肉之即家咨人吁餒殍不給乃其橐金靡不巍然隆高也斯何稱吏治哉采峰先生視興庠三年矣今年夏擢為封川令以去余讀粵紀其邑蓋多稱徭患云徭故盤錯嶺巖時負戈晝游大掠邑人吏惧不敢置問家大人往視其郡未嘗不悚意動容焉而先生又為余具言茲地去家廬閔梁甚逼也羣徭往七伏弩道左俟有過艇輒格殪之即尊官貴人擁旄行亦必提精銳持干矛操數十艇周環四顧乃敢問渡不

尔者危也則封川之難先生蓋已孰計之余聞從之
為害粵中歲祀綿邈矣總戎貴臣時督大兵糜百萬
進勦稍輯復叛何問一令哉惟令施德宣惠撫我元
元俾內治敦龐協于至理則尺挺可捷外侮何惧焉
我

御世久遠窠宇恬熙頃者島夷肆殘大寇吳越已
又寇揚上人久不覩兵猝言寇至輒大呼惶急走如
覲神鬼魍魎也乃徑固封川所習者封川即難不甚
于興矣先生負異才又其性明闇朗鬯在興三載大
著作人功當塗者咸羣然嗟異下檄褒焉且又目攝

興政也先生行矣則余所謂天子璽書讚誦而人亦
靡不瞿然驚洒然喜者其在斯行乎其在斯行乎先
生之僚瑞峰黃君東岩趙君偕其門人弟子祖道南
疇烽燧盈酒因徵別言余則亟談封川戎事者蓋時
乎蓋時乎

贈解公偕其夫人六表序

家大人比部公束髮就學時則已從恕菴公游矣後
四十年而公輒時上與余道家大人束髮時從公游
狀也公之子應堅子蓋從家大人授詩云余是時齒
卑矣及長則家大人日召應堅朝夕草堂與余談藝

事蓋通家兩世矣方公從家大人游時勃上英氣又綴文甚精以為必第也願乃屢舉屢不第則仰天長吁曰丈夫豈必一第哉而令人汶上悶上白首沾畢乎且古今豪杰其長嘯薜蘿高栖岩石者豈少也遂怒謝之去而唯閉門教應堅以經世之業於是應堅綜輯千古采其英華敷藻抽文蔚然霞麗乃又屢舉屢不第也則公愈益自信曰天下豈有如吾兒文者乃不第哉而余之兩謁桑梓也輒謁公公又以應堅所為文詞觀余余未嘗不握牘而嘆蓋嘆才也已又命諸孫出謁余固森然玉立矣公則起語某夫人此所

來謁者兒髻好也其亨茗市醕以勞之既出與語輒又談家大人束髮時從游狀也公既隱居寡營不逐逐家人生產乃應堅又失厥配撫其諸孫而育之室中又內外祭祀賓客卮匱酒漿咸井井綸綸儼上肅肅四十年間無一簡缺者夫孰非夫人力也公與夫人雖六十乎願健善飯又應堅負金馬才稍用之雲蒸龍變炳然宇宙其所錫公及夫人德者何問哉而公之仲子應者精岐黃家業舉壬子應儒子者公之姪也公樂之猶子焉乃諸孫又亭上昂上起矣豈不稱吉祥盛事哉往歲余謝病歸湖上也公命應堅

携筇肴盃酒而訊之又貽之詩諷其旨蓋以古人所稱韓蘇李杜者期余也余心知其非當願至感矣今睹公之盛則安能無言以報公會應堅陸子潘子來徵所以祝公者余於是彊文焉然視公之所期我者則遠矣

送梓河顧子之洛陽序

顧子昔遊黌序時與今學士李公稱並璧也余當是時僅髫從群少治博士家語顧子一覩余語輒投牘嘆曰是夫者即髫吾將友焉於是時上持牘以游於顧子顧子時視時漢也有司辟茂才顧子與余常次

第往已乃次第罷歸則携余登江門燕子磯備長江太息曰嗟乎即余不售則諸先公何賴焉蓋顧子之先有惟學公者嘗從高皇帝北伐大將軍達特奇之已乃稱病免歸帝念其勞詔賜湯沐四十戶而惟賢公者為眉縣令天龍之變戰死帝悼而帛祭之其餘勲名文學被儒服者代有稱聞也余因解之曰即今之才豈下諸先公哉而奚誦焉後學士公與余相繼登朝乃顧子猶儼然蓬荻心竊悲之歲乙卯夏顧子遺書報余盛稱其志意君當問長安酒樓待我九月既望南鄉書至是夜從諸省即齋居省中也

啓帙觀顧子則頓足起幾不自持諸省卽詰其狀靡
不嗟嗟異焉余於是為賦武陵之歌武陵者顧子別
業也顧子旣至則把袂交懽傳卮浮白窮日夜不休
因戲曰尚憶俯江之談乎乃顧子又罷春官不舉則
喟然太息曰嗟乎豈余困未甚哉余且歸武陵枕蘿
石卧松雲而嬉焉以待天下之事如何余曰否否志
士不違時以立功哲人恒因機以表業當是時而得
一郡邑博日與二三子佔畢其間則藝精不勞也不
然蘿松之奪章服易矣勿歸便李公亦以是日夜諷
顧子顧子遂出乃得河南之洛陽洛陽者天下之中

而古今豪俊之所總萃也昔賈生負異才當文帝至
聖海內乂安而上䟽言天下事至痛哭流涕絳灌益
徒日目攝之遂謫長沙然世之論才者不益絳灌益
生也君其為我過賈生之里而弔焉古今人何相遠
哉卽洛之二三子其亦無類賈者乎顧子曰吾聞士
不養則不教吾將請於當塗祈其一二疇畝以助士
之績學而奪於貧者其更貧而不能行經師脩則羣
之學宮而日迪之庶幾哉其有賈生之才乎余因大
息曰嗟乎信斯言也則豈洛士賴之而顧子業日益
精綴其餘以拾上第為國家作人稱天下師謂不自

洛陽始手即諸先生德業孰多馬於是顧子起席辭
曰某也不佞敢不夙夜以無忝吾子之嘉命

日亦也不信敢不風夜以無余其子之焉命

